

周禮正義

冊二

月豐正集

周禮正義卷四

瑞安孫詒讓學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

治象挾日而斂之

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

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

疏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章不可忘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大宰當官專領之職事亦即入法之官常也和布當讀爲宣布詳後疏大宰於周正月朔日始宣布治典於畿外邦國畿內都鄙不及鄉

遂公邑者亦宣布之可知經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月令云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云飭國典者

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案彼飭國典在周正二月故鄭以爲夏殷制云乃縣治象之

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者即於布治之日縣治象之法於王門之象魏使國中萬民觀之治象之法即上六典八法已下凡大宰之官

法皆是必縣之象魏者古凡典法刑禁之大者皆表縣之門閭即布憲之義也云挾日而斂之者釋文云挾字又作浹干本作而案說文

而部云而周也小爾雅廣言云周浹而也挾而義同浹俗字說文所無或本非也干本亦不足據賈疏云斂藏之於明堂於後月月受而

行之謂之告朔也又大司寇疏云天子斂藏於明堂諸侯斂藏於祖廟禮運孔疏引熊安生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

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頒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禩廟非鄭義也案熊說即賈疏所本又左傳哀三年孔疏云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各縣所掌之事為異其文悉同惟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注云正月周之正月者唐會要引干注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與鄭說同賈大司徒疏云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戴震云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為周正月也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為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為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之月歲終為建丑之月正歲為建寅之月也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云吉謂朔日者大司徒族師注義並同唐會要引干注亦云吉朔日也毛詩小雅小雅大明篇二月初吉傳云初吉朔日也此即鄭所本夏斨云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皆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說文吉善也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賈

達左僖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皆可謂之吉立春爲春之始日周語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之日爲初吉謂初春之始日韋注以二月朔日解之亦非也案夏說是也以毛鄭及國語義覈之蓋每月氣朔之始通得爲初吉省文則曰吉詩禮之吉與初吉朔始也周語之初吉氣始也論語之吉月吉謂氣始月謂朔始也與他書泛言吉日者異韓愈李翱論語筆解謂此經月吉論語吉月皆指行吉禮之月日非朔日王引之云經傳凡言吉日者與朔日不同一月之始謂之朔日或謂之朔月或謂之朔日之善者謂之吉日或謂之吉朔日不必皆吉故朔日不可謂之吉日也大宰正月之吉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在朔日也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小明二月初吉亦謂二月上旬之吉日也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非必朔日也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令也吉也皆善也案王說卽本韓義似亦得通吳廷華方苞說並同今存之以備一義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者賈疏云言天下卽經邦國都鄙是畿外畿內徧天下卽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是司徒布教法從六鄉已下出則此大宰布法亦從六鄉已下出也云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者書謂以治象書於版而縣之說文晁部云縣繫也凡書著文字通謂之象司常說旗識云皆畫其象焉杜注云畫當爲書與治象義略同賈疏云此鄭釋經中乃縣必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故云正歲縣也易被云鄭蓋以小宰互文推之其理殊不然小宰正歲所觀不言縣治象則知非大宰縣治象之時也大宰縣治象繼於正月始和之下是以周正建子示萬民以更始之意何必求合乎小宰江永云縣法於象魏疑一歲有兩縣

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之也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各言其一耳鄭注謂正歲而縣於象魏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協案易江說是也此乃縣象正月之吉爲文則非至正歲始縣可知治象等已斂之後藏於明堂非縣則無由觀明正歲小宰等率屬以觀亦縣可知鄭并萬民觀與百官觀爲一事乃移此正月之縣象於正歲以遷就其文不可從凡地官夏官秋官言縣象者並放此云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者據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鄭以彼觀治象與此爲一故謂萬民觀之有振木鐸以徇之事又小宰亦率屬而往其說皆非也云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者謂既布又縣之使百官萬民徧觀所以示重治法正月正歲歲時更始將以除舊布新明布治縣法皆所以新王事也云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者賈疏云上六典已下至九兩國法常定今云始和似更新其事改造云爾其實不改王引之云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巨爲聲宣之爲言和也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案王說是也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者廣雅釋宮云象巍闕也說文山部云巍高也門部云闕門觀也魏卽巍之省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禮運孔疏引孫炎注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釋名釋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亦謂之魏闕莊子天下篇云心居乎魏闕之下呂氏春秋審爲篇高注云魏闕象魏

也懸教象之法浹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淮南子本經訓高注義同賈疏云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左氏定二年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觀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是以莊二十一年云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注闕象魏也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合有觀也若然雉門災及兩觀及禮運云遊於觀之上上有觀亦是僭也焦循云釋宮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也是觀闕一物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樓觀之屬然則觀卽樓類可登者也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此兩觀在雉門天子則在應門之兩旁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云設兩觀天子之禮也何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注云閭者謂之臺正義云兩邊築閭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據此則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春秋定公三年左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廷卽指治朝韓詩外傳云吾君有治事之臺是路門亦有臺蓋天子皋路爲臺門應門爲兩觀闕爲專名臺觀爲通名魯之僭在於兩不在於觀也穎容以爲上有所闕失下得書之於闕故謂之闕非取名之義也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服虔注云西辟西偏也卽觀之在西者蓋享於其上也詒讓案象魏也闕也觀也以魯制言之三者蓋異名而同物天子諸侯宮門皆築臺臺上起屋謂之臺門匠人門阿卽臺門門屋之阿也天子臺門之兩旁特爲屋高出於門屋之上者謂之雙闕亦謂之兩觀諸侯不得爲兩觀則卽於門臺之上正中

特高其屋出於它門臺之上是謂一觀觀即因門臺爲之故亦稱觀
 臺左僖五年傳云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即雉門兩觀之臺也詩
 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謂諸侯觀臺在廟中容廟中亦
 爲臺門矣天子兩觀之北墉附於宮牆自宮內視之不見其闕故曰
 外闕諸侯就門臺爲觀其闕半在門內故曰內闕通而言之雙闕亦
 單稱闕兩觀亦單稱觀公羊何注謂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可證一觀兩觀同得稱闕也說文門部釋闕爲門觀而韋部別云缺
 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軟軟之與闕義訓不同蓋闕即門觀本
 不取缺爲義則不必雙而後稱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諸母昆弟不
 出闕門大戴禮記保傳篇云過闕則下皆據侯國制言之不必有二
 闕也釋名以闕然爲道訓闕禮運孔疏引熊安生說亦謂當門闕處
 以通行路似並誤提闕軟爲一義孔氏又據孫炎說謂闕取相對爲
 雙之義又謂諸侯不得有闕不知一與雙通謂之闕諸侯不得有兩
 觀者乃不得爲雙闕若一闕固得爲之矣先鄭及左傳杜注並以闕
 釋象魏皆不質言一觀兩觀說禮者皆以象魏爲兩觀之定名則又
 非也據公羊載子家駒之言則兩觀爲天子之制魯僭設之平諸侯
 得設一觀謂之闕門不得爲兩觀而縣法象魏事宜通於邦國不止
 周魯有之然則無論一觀兩觀皆巍然而高即通謂之巍闕無論爲
 臺爲觀皆可以縣法即通謂之象魏象魏之名起於縣法象不繫於
 觀之一與兩有與無也凡諸侯三門庫路爲臺門雉門爲一觀故史
 記扁鵲傳云出見扁鵲於中闕以其在內外門之中也魯三門雉門
 亦本當爲一觀而僭爲兩觀其縣法亦即在雉門故雉門兩觀即爲
 象魏天子五門象魏所在經注並無文其兩觀所在則後鄭闕人及
 朝士注並謂亦在雉門與魯同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
 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故以施布政教爲名也周禮曰乃垂治象之
 法於象魏闕也崔氏說謂天子象魏在雉門即賈疏所本蓋推鄭意

謂天子雉門設兩觀因以兩觀爲卽象魏在雉門之外其說非也明
堂位說魯制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明魯之庫門爲天子
皋門之制魯之雉門爲天子應門之制魯兩觀在雉門則天子兩觀
不在雉門而在應門可知戴震孔廣森焦循金鶚並謂周制天子當
於應門設兩觀其說甚瑩然此經之象魏則又不在應門而在庫門
何則庫門以內非萬民所能至而庫門外廷卽朝士所掌三詢之朝
衆庶咸在又有嘉石肺石所以平罷民達窮民則萬民皆得至可知
五官縣法萬民所觀當於其門殆無疑義若如賈說謂象魏在雉門
則萬民得越三詢外朝而入庫門儻謂在應門則萬民并得至雉門
以內何以肅門禁乎周書作維篇云應門庫臺庫臺者謂庫門爲臺
門之制蓋天子五門惟應門爲兩觀餘四門皆爲臺門不設觀魯則
雉門爲兩觀路庫爲臺門不設觀它諸侯則雉門爲一觀路庫二門
與魯同天子五門不皆設兩觀故周書庫臺之制殊異於應門諸侯
三門不皆設一觀故史記中闕之名專屬之中門參互證驗足明其
義魯以雉門之兩觀爲象魏天子以庫門之臺門爲象魏凡諸侯以
雉門之闕門爲象魏蓋象魏者崇高之名禮器說天子臺門爲以高
爲貴則庫門雖不爲觀亦可謂之象魏矣諸侯以庫門爲外門三詢
之朝在庫門內則萬民皆得入庫門故象魏設於雉門象魏恆視外
朝所在爲之不必兩觀而後可縣法象也天子門制互詳闕人疏云
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者哀
三年桓宮僖宮災左傳文志今本左傳作亡杜注云象魏門闕周禮
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說與先鄭
同引之者證象魏爲闕也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賈疏云
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挾故
以從甲至甲言之惠士奇云左傳成九年泆辰之闕而楚克其三都
正義泆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泆辰者子亥

之辰一而挾日者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泲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挾達也謂方皇周泲於天下故曰達阮元云挾古泲字周禮毛詩用字正同干本作帀係以意改非也案阮說是也泲卽俗挾字國語越語云泲日而令大夫朝之韋注云從甲至甲曰泲泲帀也韋說與鄭同諸家云從甲至癸差一日者據鄭云凡十日則亦是甲癸一周而云自甲至甲者不外所挾日耳此乃立文小殊不爲異說賈云鄭破之固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

輔乃者更申勅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輔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參謂

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玄謂殷衆也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

分輔府史庶疏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者說文支部云岐人在官者敷也聲讀與施同施卽岐之段字以下皆五等侯國

立州牧邦君及卿大夫士以下尊卑相副貳之法建牧以領一州立監以治一國皆謂君也建立義同云設其參傳其伍者國設三卿而

以五大夫副貳之以下皆謂臣也傳當爲敷之借字二字聲類同古通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支部云敷施也是設敷義相近此設傳亦

通言之故後都鄙又云設其伍明其義互通也賈疏謂大夫上有卿下有士受上政傳於下受下政傳於上故云傳義未痛胡匡衷云天

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傳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

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案胡說是也此及下經所建邦國都鄙官府官數凡言參伍之等並專指卿長當官副貳之員數實

則侯國卿大夫各有上下二等其大夫人數甚衆亦非伍所能盡也餘並放此又案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先鄭注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

一入是公國三卿之上尚有孤但自侯伯以下並無則非侯國之通法故經無設孤之文也云陳其殷置其輔者輔唐石經初刻作傳後磨改賈疏云殷者三卿下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輔者謂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案賈釋陳殷置輔似失鄭指詳後疏注云乃者更申勅之者說文子部云子艮詞之難也乃即子之隸變乃本為難詞引申為重復警戒之言勅依字當為敕說文力部云勅勞也又支部云敕誠也案經典多借勅為敕實則二字音義迥別鄭此注及宰夫閭胥司市遂大夫小臣諸職注並以勅為敕取通俗也周易釋文引字林作勅亦俗作說文所無鄭意此文與正月縣法相次明亦每年正月之後有此申勅之事後文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蓋大宰通掌邦國百官之歲計而詔王廢置此施邦國都鄙官府等並廢置之凡與官計事亦相通也若然此施典邦國蓋即每歲布治以後受會之時更以此典申勅邦國建立牧監以下不可有空闕亦不得有僭溢也下施則都鄙施灋官府並云乃義亦同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者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為牧孔疏云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為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又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云伯長也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書立政宅乃牧孔疏引鄭注說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州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案漢書王莽傳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蓋即據此經為之其以牧為州牧即鄭義所本也依王制說牧即州長每州一牧掌交云諭九牧之維是九州則九牧而王制云八伯孔疏引鄭注尚書說同又引鄭志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

者何鄭荅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黃以周云凡一州
 必有一伯故唐虞分十二州書稱之曰十有二牧夏分九州左傳稱
 之曰九牧周亦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伯王制云八州八伯承上千
 里之外設方伯爲文故止云八州既舉八州當云八伯非畿內無伯
 也伏生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嶽八伯此舉巡守畿外爲文故亦曰
 八伯鄭據此遂謂畿內無伯是十二牧實止十一牧九牧九伯實止
 八牧八伯豈其然與畿內之伯蓋亦二伯中一人兼之案黃說本陳
 祥道是也掌交注亦釋九牧爲九州之牧左傳四年傳五侯九伯杜
 注及大宗伯疏引賈服說並以爲九州之伯王制疏引鄭志釋左傳
 九伯爲每州二小伯與賈服等義不同然亦以畿內爲有一伯則鄭
 自有兩解矣至說苑君道篇說周公踐天子位立十二牧方三人此
 與周州數不相應殆不足據又牧或以侯或以伯皆擇有功德者爲
 之曲禮唯云侯者偏舉爵尊者言之其實兼有伯也以侯伯同七命
 州牧職重故加一命爲之若上公九命王之三公八命並不復作牧
 故左哀十三年傳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彼伯謂九命
 之伯侯牧卽八命之牧與曲禮入曰牧外曰侯之文亦正相應然則
 此注及大宗伯注並云侯伯有功德者明牧無上公也然周制雖以
 州長爲牧別於分陝之二伯而州牧亦通稱州伯王制注謂殷州長
 曰伯周別曰牧及詩邶風旄丘箋謂周牧下別設二小伯以佐牧說
 並未瑯詳大宗伯疏云所謂八命作牧者者據大宗伯文云監謂公
 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大司馬注云監監一國謂君也說文臥部云
 監臨下也五等諸侯雖爵有尊卑皆君臨一國故同謂之監王制云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
 侯彼謂方伯之國別有天子命卿爲三監此經無文引書曰王啓監
 厥亂爲民者賈疏云此是尚書梓材之篇周公封康叔而勅之證監
 是諸侯之義也云參謂卿三人者釋文引干注云三公也案廣雅釋

言云參三也故三卿謂之參周書羅匡篇云大荒卿參告羅卽國語
魯語所謂國有饑饉卿出告羅侯國不得立三公干說非也白虎通
義封公侯篇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
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
君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案鄭王制注云小國亦三
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此說與王度記合
胡匡衷云經云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卿飲酒
義云建國必立三卿是也案胡說是也國語魯語叔孫穆子云諸侯
有卿無軍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韋注云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
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依韋說則王制文非誤脫與鄭義不同黃以
周云王制當作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不列位於天子大宗伯云三
命受位注曰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子男二卿再
命未受位於王二卿命於其君一卿亦非命於天子也小國三卿皆
未受位於天子故曰伯子男有大夫無卿案黃申國語說亦通侯國
之卿未受位於天子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故鄭彼注云小卿命於其
君者也此經云設參通命卿小卿言之也侯國三卿之名經注並無
文公羊文八年襄十年何注並謂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三上卿書
酒誥有圻父農父宏父僞孔傳以爲司徒司馬司徒司空卽諸侯三卿之
制王制孔疏引崔氏云三卿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
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
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
寇之官也案內則鄭注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諸侯并
大卿爲三或兼職焉又聘禮注云諸侯謂司徒爲宰崔氏蓋本此二
注而推其義賈孔禮疏並從其說胡匡衷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
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
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爲諸侯之制是

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傳云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五年傳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三卿無大宰大司寇之官而左傳楚與宋有少宰又有大宰宋有少司寇又有大司寇則東遷後所僭設不如古也春秋時宋鄭皆有六卿晉有八卿其新上下軍未罷時且有十二卿比天子之卿猶倍之僭妄甚矣詒讓案魯三卿孟氏常爲司空而論語子張篇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是侯國司空兼司寇之證大戴禮記千乘篇說侯國設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爲四佐名四輔與此經義不合疑晚周之制又案公羊莊元年何注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意蓋謂王制所說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於天子者卽邦國所貢士然禮經及春秋傳咸無其事亦不足信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大司徒云五人爲伍故此大夫五人亦謂之伍與彼義同王制大國次國小國並云下大夫五人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五大夫下天子曾子問說諸侯朝於天子云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列其五官卽五大夫也賈疏云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一大夫爲大司寇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云五大夫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案崔說與賈同惟以五大夫爲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則名與天子六官之貳同但無小宗伯耳攷曾子問有小宰卽侯國之制左傳宋有少宰少司馬少司寇楚亦有少宰蓋皆五大夫也崔說較賈爲長又公羊襄十一年傳云作三軍三軍者

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注云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案公羊所云三卿乃指司馬一官設上卿一下卿二非此三卿然謂諸侯上卿止司徒司空司馬三上卿之下設五下卿則與此注三卿五大夫之義正同五大夫彼云五下卿者此與王制所云下大夫並對上卿言之而立文各異其實皆據上大夫五人言也大射儀之小卿胡匡衷據崔靈恩說亦謂卽指五大夫未知是否鄭司農云殷治律者爾雅釋言云殷中也卿士云士師受中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殷與中義近故先鄭以治律釋之謂治法律之官也云輔爲民之平也者賈子保傳篇云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是輔有平斷之義先鄭釋殷輔二者並望文生訓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殷衆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大宗伯職方氏注義並同云謂衆士也者賈疏云士稱殷與旅同並是衆義故鄭云謂衆士也引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者彼文大國次國小國並云上士二十七人是也侯國上士當不止二十七人此亦指副大夫者言之云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者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彼注云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賈疏云按彼注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言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此謂盟會立位之序大國之士爲上北面前行上九中九下九次國之士爲後行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大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大

國之下士中士當次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數各居其上之三
分引之爲破司農殷爲治律案據疏述注各居其上之三分上疑本
有數字孔繼汾亦謂今本誤說依王制注說則中士下士各居其上
之三分乃據會盟立位而言與上士二十七人之文本不相屬鄭此
注牽連引之義實難通賈謂破先鄭殷爲治律亦非其指竊謂此注
似以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爲指人數而言蓋上中下士數當中多於
上下多於中中士居上之三分者多於上二分八十一人也下士居
上之三分者中對下爲上下多於中二分二百四十三人也引此者
所以證士之數甚衆耳若仍如王制注據立位而言則此經本不說
立位鄭何必引彼文爲證乎鄭此經注引禮記說與記注固有不盡
同者此類是矣又案鄭依王制說五等侯國皆有上中下士公羊襄
十一年傳謂侯國有上士下士無中士與禮不合鄭所不據也春秋
繁露爵國篇又謂王國亦止元士下士尤謬至侯國之官劍降王朝
一等凡王朝下士之官在侯國當以不命之士爲之此皆未得正祿
謂之士旅食則與庶人在官同但不命之士亦列於職官究與府史
小異疑亦當在陳殷之列矣云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廣雅釋詁云
輔助也府史輔助士以治事故謂之輔王制庶人在官者鄭注云謂
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孔疏云府史之屬則周禮
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案庶人
在官者孔謂兼工賈及胥徒是也但此輔依鄭義似專指府史而言
攷敘官注謂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徭役者蓋辟除
雖不命亦得謂之置若胥徒則以役法徵調之而已此與工賈皆尤
卑濫不當在所置之列故鄭不及也賈疏謂輔關胥徒恐非鄭指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

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于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

承疏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者畿內采地立長及設官尊卑相副貳之法長即都鄙之君自兩以下皆其臣也注云長

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廣雅釋詁云長君也公卿大夫王子弟亦各自君其采邑故謂之長賈疏云謂公卿王子弟爲采邑之主以是一邑之長故言長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案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注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已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此鄭云長謂公卿大夫并言大夫者以其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王子弟食采邑者謂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疆地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與六卿同已上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之等其次更疏者在三百里稍地各食二十五里與大夫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此中唯有都鄙無家邑之名故都鄙中含有公卿大夫春官都宗人家宗人都家並有故公卿入都宗人中大夫則入家宗人中以其公卿雖有大都小都之別而同名都故大夫不得都名直有家稱故在家宗人也至於夏官都司馬家司馬又與家宗人都宗人異故鄭注都司馬唯云三公與王子弟其卿又入家司馬中以司馬辨尊卑六卿卑又自使其臣爲司馬若叔孫氏之臣名馘戾王家不爲之立司馬故卿入中若然都鄙之內其號有三若得諸侯之號唯三公王子弟故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是卿不入諸侯也若立臣如諸侯即此文卿與公同若稱長可及大夫亦此注含大夫是也沈彤云疏以大夫降於卿不合有兩卿五大夫豈知卿降於公而亦不容有乎故唯在公則兩爲卿五爲大夫殷爲上士若在卿則兩爲大夫五爲上士殷爲下士蓋爵之等從其長而遞降爵之數從其等而遞減也左定四年傳謂周公舉蔡仲以爲己卿士襄十年傳瑕禽爲王卿士伯輿之